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貧寒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，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## 校長視野

——  
——  
〇〇九年我從美國回港出任科大校長，兩次獲邀到北京觀看閱兵典禮，相比第一次國家建國六十周年閱兵，今次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閱兵場面更見壯觀。

戰機表演時劃過蔚藍長空，呈現「70」的字樣，展示大國的力量，令不少中國人感到自豪。大部分國際傳媒把焦點放在裁軍三十萬及新型武器如被稱為「航母殺手」的東風二十一D反艦彈道導彈及被稱為「關島殺手」的東風二十六彈道導彈，更認為裁軍只是為提升軍隊質素，並無減弱中國的國防力量。但是我細心聆聽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致辭，他所強調的是和平。他重申中國人抗日勝利，捍衛了中華民族和人類和平，呼籲大家以史為鑑，堅定維護和平，他更說中國永遠不會稱霸，不搞擴張，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，堅持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相處，最後他更以「和平必勝」作結。

七十年前二次大戰造成的破壞和死傷人數難以估計，敵軍猛烈轟炸中國多個城市，無數人民為求生，四處逃難，這種傷痛經歷數代仍然縈繞着無數家庭。當年的老兵談到這段歷史，仍然熱淚盈眶，悲憤莫名。在天安門廣場閱兵，我就坐在當年東江縱隊旁，那些老兵已年逾九十，這是他們首次參與閱兵；而當晚抗戰紀念活動另一重頭戲《勝利與和平》文藝晚會，我也是坐在另一群老兵附近，晚會將抗戰的歷程搬上舞台，他們看著，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，歲月從未撫平這班勇士當年的創傷，他們

# 戰爭與和平

的經歷令我十分動容。晚會以音樂、戲劇、舞蹈及多媒體等多種藝術形式，極具震撼。當台上唱到《黃河·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時候，我想起在史丹福大學讀書時的，在一場民族之夜表演亦曾獻唱此曲，在抗戰勝利晚會再聽此曲，民族情更添濃厚。

其實家父在戰亂時，是在兵工廠服役，他與家人隨軍隊一直撤至昆明及重慶，這不是日常搬家，而是走難！我們沒有經歷過戰亂，難以明白那種感受，家父也甚少跟我談起這段往事，大概因為他感到太傷痛，不願多提。我們這一代慶幸沒有受戰火蹂躪，可以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接受教育，實踐理想，建立家庭，這一切得來不易。

七十年過去，慶幸沒有再次爆發世界大戰，但和平對某些國家和地區仍是遙不可及。近日大批北非和中東難民湧入歐洲，對西方國家是重大考驗。不同國家對應付難民潮的反應迥異，我尤其欣賞德國的處理手法及當地人民對難民的關懷與包容。從媒體的報導，見到一幕幕觸目驚心的場面，超載的汽船在地中海飄流，不少難民葬身大海；而最震撼的莫過於一位只得三歲的小童隨家人逃難，可惜難逃一劫，引起國際社會極大迴響。報道與照片只是反映冰山一角，更多民眾每天還是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們身處和平，好應珍惜當下。■

